

我自小多愁善感,格外爱哭。大人们烦我,给我起个外号,叫“哭鬼”。

医生终于告诉我:您患有抑郁症。抑郁总需排遣,我的办法不是就医,而是读书。

抑郁总需排遣,我的办法不是就医,而是读书。想来我读书解忧的办法,自小就试过了,只是当时并不自知。

小时候还有一本书,叫我十分惊奇。那是本《古希腊神话故事》,照样是残损得没头没尾。

小时候还有一本书,叫我十分惊奇。那是本《古希腊神话故事》,照样是残损得没头没尾。

博客丛林

好书解忧

王跃文

只有畏惧,不会信奉和敬仰。

我真正开始读书是上了大学之后。最初嗜读的是外国文学作品,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海明威。

欢那种独特的哀伤与沉静。哀伤恰恰是因为对生命的温暖眷恋,沉静则是一种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的境界。

我对法国文学也情有独钟,为什么如此我也说不清。法国人好像天性浪漫感性,但他们的文学很思辨。

常没来由地背诵他《等待戈多》中的台词:“我们走吧,我们不能。为什么不能,我们在等待戈多。”

中国古典文学中,最值得读的是诗。中国古典诗可以终生读,反复读。诗不但移情,还能移性,叫人纯粹和雅致。

不太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,尤其是当代的读得很少。现代的独钟周氏兄弟,别的稍有涉猎。

虽说读书解忧,而忧愁如影随形,不问人的境遇,不问周遭世情。那么,只有不断地读书。

创作谈

历史和人性

——谈《血红血黑》的创作

石钟山

《血红血黑》这一组短篇小说,承蒙读者的厚爱,荣获了这一届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。

创作这篇小说,是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代表团重走长征路之后。对于长征,许多人都不陌生,也有许多著名的作品让我们耳熟能详。

在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,我对解说员一次又一次的讲解,并没有太多的留意。因为那些事件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。

我一直在追求一种从容的心态——保持自己的舒展,不被别人强迫成紧迫,于是总要不牺牲与舍弃一些东西。

只有从容,不是竭尽心力,才能有较好的竞技状态。要做到从容,一是要给自己留出空间,空间是余地,余地常是一种分寸把握,适可而止。

随笔

闲话从容

朱伟

该考虑的都考虑了,又能提前对方到达,心定气静,心态上的准备就能充分。从容当然建立在时间与效率的基础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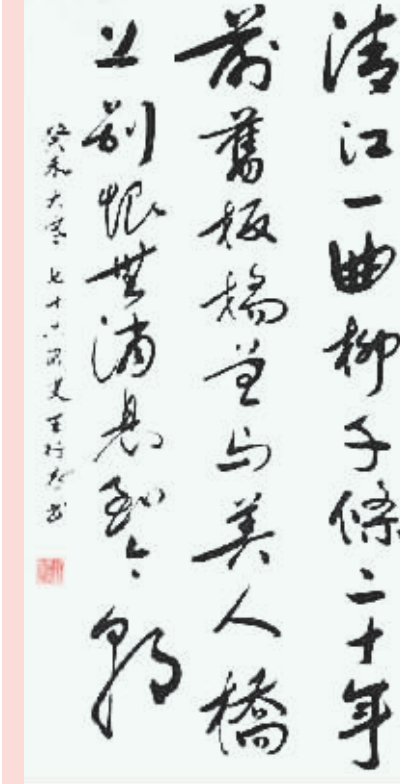
余的精力。时间分割有一个好处,是能把每一时段看作一个空间,而不是长度。线性长度上,往往会缺少时间概念。

要做到从容,对自己有控制力,一定要挣脱三个系统。第一是不成为类似官员,官员们一天一半时间在会议,还有一半中的一半在应对上级要求。

郑邑旧事

红土井与孙牛脚

王喜英



书法 王行志

红土井在中牟县城西南五十里,张庄镇境内漭庄村北的红土井岗上。此处岗陵起伏沙丘连绵,海拔154米,为中牟境内最高点。

有关红土井的来历有两种版本,其一种说法是,此处明代以前原称康村岗。上建一座祖师庙,里边的道人为取水方便,道长雇人在庙旁打一口深井,当出水时,水、土皆为深红色。

孙牛脚出生在红土井南部约8里地的孙庄村。

村。降生后父母相继死亡,全靠街坊邻里抚养成人。到七八岁饭量大得出奇,整天挨饿,无奈就给本村一家豆腐坊帮工。



群山竞秀(国画)

邢凤玉

要移栽柏树,孙牛脚不用任何工具,碗口粗的树,他一用力就连根拔起。一次住密县运道,别人都是套三头壮牛,他只用一头老牛。

据该庙的碑文记载,红景观明万历和清康熙年间均有重修。光绪三年的一场大风沙将红景观村和红土井全部没于沙海之中。



王跃文 著

大清相国

高士奇跪伏在地,一时没人说话,张鹏翮忽又上前奏道:“杭州知府刘相年参徐乾学、阿山,臣代为奏本!”

皇上心里早就有数,大臣们却是惊了。徐乾学和阿山两相对视,都愣住了。

皇上又冷笑道:“还说今儿是黄道吉日,杭州四处是迎亲的!朕说今儿是最晦气的日子!高士奇参了徐乾学,顺势也参了胤初。”

刘相年上前跪下,问道:“皇上想知道杭州为何一时那么多人娶亲吗?”

皇上火冒三丈,道:“朕不想知道!”

刘相年却道:“皇上不想知道,臣冒死也要说。皇上南巡,便有随行大臣、侍卫卫阿山在杭州买美女,此事在民间一传,就成了皇上要在杭州选秀。”

刘相年又道:“那些青楼女子这会儿都在各位大人房间里候着哪!”

皇上怒不可遏,拍案道:“荒唐!阿山混蛋!你当朕是领着工匠们到杭州逛窑子来了!”

刘相年跪奏道:“徐乾学罪在索贿,阿山罪在欺君。阿山上参了徐乾学的密奏,徐乾学知道后,马上派人到杭州找到臣,只要臣出十万两银子,他就替臣把事情抹平。”

连载

彩凤生性小武子一直有意躲着自己。有时面对面地碰上了,小武子不是满脸通红地低着头,就是扭头就走。

这今天早上,小武子同往常一样做着干活前的准备。彩凤闯了进来。“我又不是老虎,你怎么老躲着我?”

“是你救了我,我又抱了我,我是你的人呢?”彩凤与小武子贴得很近。“不,我哪能呢!”

银匠伙计们来了,彩凤才走开。也许是让二少爷那种赤裸裸的伤害太多,彩凤对小武子的腼腆与胆小,表现出极大的欣赏和喜爱。

这日刚天黑,小武子赶手上的活刚从炉上出来,就被彩凤拦住了:“我的戒指丢了,你见到了么?”

小武子心一软:“你在哪儿丢的?我帮你找!”

彩凤一副着急的样子:“你就不能帮我找找?我求求你!”

这天,小武子在银楼里吃了夜饭

下头大搞接驾工程,要臣在杭州建行宫。虽然暂时不向百姓要银子,只要圣驾一走,仍是要向百姓伸手的。”

徐乾学连连叩头道:“刘相年无中生有!”

高士奇猜着阿山想参什么了,抢着说道:“臣参刘相年只有一句话,他居然把妓院改作圣谕讲堂!”

皇上如闻晴天霹雳,一怒而起,吼道:“刘相年,朕即刻杀了你!”

刘相年道:“臣并不是怕死之人,臣只是想辩解几句。”

皇上道:“这还容得你辩解!来人,拖出去!”

皇上道:“你又要参谁呢?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皇上道:“钱塘潮都怕了,还叫什么水师?你们都下去吧。”